

青儿双颊绯红，安静地在他的怀里闻着迷人的香味。
良久，青儿发现，拥着她的双臂有些颤抖。



一生一世
下

歌尽桃花

木清歌

【作品】

她本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
却一夜之间沦落青楼；
他本是当朝太子，
却被人陷害，失去皇位。
他救了她；她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他。

没有想到，他最终却把她送进宫中。
一切的背后，一场阴谋揭开了序幕……

木清歌
【作品】

一生一世
下

歌尽桃花



第十六章 又入翊宫

“吁！”倾城侧身下马，看着眼前高大雄伟的建筑，不禁感叹，翊皇宫，我又回来了……

“站住！”一声呵斥，一个官兵拦住她的去路，“干什么的？”

“我是进宫来当宫女的，请问兵爷，路怎么走？”倾城颌首礼貌地问道。

“哦，”官兵上下打量了她一眼，“前面向右拐，可别瞎跑啊！小心掉脑袋！”

“哎哎……”倾城连声应道。现在的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子，没有绝世的容颜，有的只是一张普普通通的脸。她将萧奕突然包袱中的人皮面具取了出来，想着在翊皇宫还是越少人知道她越好，特别是易瑾灏……她只想平安地为萧奕找到解药。

宫女报名处人头攒动。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倾城愣了愣，转眼看到身边一个宫女衣裙上的流苏，便道：“流苏。”

招选宫女的老太监上下打量了倾城一番，满意地点点头，道：“你就去服侍陛下的起居吧！”

“什么？”倾城大惊地看着老太监，竟然会让她去服侍瑾灏。

老太监笑笑说：“这是皇后娘娘下的诏，说是太过美艳的宫女服侍陛下容易媚乱后宫，所以只让一些姿色平平的女子来当陛下的宫婢。说来像你这样的最合适！”

听完老太监的解释后倾城惨笑，原来是这样，玉蝶衣是害怕再有宫女像自己和青儿一般魅惑易瑾灏，她是害怕自己的地位受到动摇。

后宫女子就是这般，总是担心有一天帝王不再宠幸自己……可悲啊！所以无论怎样，自己都不要成为她们当中的一员！可是这样一来，自己不是就要见到易瑾灏了吗？而且还要服侍他的起居……这可怎么办？不！不要想这些了，帮奕突然拿到解药要紧！

在惶惶不安中，倾城被老嬷嬷带进了内宫。

“倾城……”萧奕然昏昏沉沉地从床上起身，找遍了屋子，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倾城。在床边的地上他发现了一支未烧完的香，蹲下用手捻了一些放在鼻前仔细闻了闻，是……安魂香！他在鬼医的屋子里见过！

这么说……是倾城……萧奕然猛然发现窗台上有一封信，他拆开信，是倾城的笔迹！

“奕然，原谅我以这种方式离开你。和你在一起的这些天真的很快乐，真的！只是，我不能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你的毒一次次地发作，你一次次地难受，更不能忍受你有一天会毒发……”

我不想你为了我而放弃生命，放弃你的越国！我知道你不是贪生怕死之徒，但我也知道你心里是放不下越国的。所以，回去吧，回你的越国去，好好当你的越王，一定要好好治理国家。

不要担心我，我会为你拿到解药的，无论用什么方法……

还记得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吗？你从一个纨绔子弟手中救了我，那时的你，好像是俊美的天神，有着凡人所不能有的气质。后来，你又接二连三地救我于危难之中……呵呵，最后我还死皮赖脸地赖上了你，所以，现在是我该回报的时刻了！

答应我！不要担心！也不要来找我。对不起……原谅我不能给你你想要的幸福，再见了……奕然……”

“倾城……”萧奕然紧握着手中的信纸，身体缓缓地滑落瘫坐于地。

经过几天的训练，今天，老嬷嬷带着服侍陛下的宫女来到了乾坤殿。

乾坤殿的门缓缓地打开，满眼的金黄，从殿内闪出。倾城眯眼儿，看见一个人影儿正端坐于殿中央的龙座上。

“瑾灏……”倾城看着龙座上的男子，柳眉微微蹙起，胸口开始微微地疼痛起来。

“老奴见过陛下。”老嬷嬷跪身行礼。

“嗯，有何事？”易瑾灏皱了皱眉，抬起头来。

“这是皇后娘娘为陛下选的贴身宫女，负责陛下的起居。”

易瑾灏打量了倾城几人一眼，冷笑了一声，心想玉蝶衣，你真是用心良苦啊！“好呀，替我多谢皇后娘娘。”

倾城低着头，紧紧地咬着唇，心里想：你……和她，幸福吗？

“你们从今天起要好好服侍陛下，知道吗？”老嬷嬷瞪着眼对着倾城与几个宫女说道。

“是……”宫女们侧身回答。

易瑾灏从龙座上起身，缓步走到几个宫女面前，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回陛下，奴婢叫阡谿。”

“嗯。”他又踱步来到另一个宫女面前，“你呢？”

“莺儿。”

“嗯。”

他越走越近了……倾城有些莫名的紧张。

“你呢？”好看的眼眸看向倾城。

“奴婢……奴婢……”倾城慌张地低下头，“奴婢叫流苏。”

“流苏？”易瑾灏侧了侧头，这声音……他抬起头看着她的脸，一丝失望从脸上滑过。

不，她不是。“很好听的名字……”易瑾灏沉默了片刻，“和她的名字一样，很好听……”然后易瑾灏凑近了倾城的脸，缓缓地说：“告诉孤，你为什么不敢看孤？”

“奴婢……奴婢……”倾城一时语塞，竟不知该如何回答。

“为，什，么？”易瑾灏眯着眼一字一顿地说。

“因为奴婢不配观摩陛下圣颜……”

易瑾灏先是一愣，随后哈哈大笑起来，“哈哈……真是懂规矩！”随后，他走上龙座，一脸严肃地说道：“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到这儿来服侍我，就是我的人，所以，就该听我的话！某些人……例如皇后娘娘的话，我劝你们还是趁早忘了的好！”

几个宫女齐齐跪下，“奴婢不敢！”

瑾灏为何会这样说？难道瑾灏不喜欢玉蝶衣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倾城皱眉。

回到乾坤殿后院的屋子后，倾城收拾好行李便陷入了沉思。为何这段时间，瑾灏竟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？原本快乐善良的瑾灏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沉郁冷漠的易瑾灏，好像对一切都冷血无情……到底是什么让你变成这样？是瑾轩的死，还是……我？

“陛下，用膳的时间到了……”倾城俯身低头说道。

易瑾灏坐在高高的龙座上抬起头来看向朝堂下，一个颌首的美丽倩影，这个身影……好熟悉……很像我的……倾城。

“陛下？”见瑾灏没有回应，倾城便试探性地问了一声。

“嗯？”易瑾灏看向她的脸，轻轻摇头，她，的确不是……他面无表情地摆摆手，“孤今晚不想用膳，都撤了吧。”

“可是陛下……”倾城不忍看他这么作践自己的身体。

“好了！孤说撤！”易瑾灏皱眉怒道。

“是……”倾城行了礼，缓步向门口走去，轻轻掩上门，回头再看一眼她心爱的人啊！龙座上，一个无比孤独的身影，与恍惚的烛火相伴，明黄色的龙袍再威严，也掩盖不住他的孤单，赤红色的御笔再有力，也抚不平他眉头上的那个“川”。

已经二更天了，倾城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，满脑子里都是那个明黄色的身影，她轻轻起身，披了件披风，蹑手蹑脚地出了门。

远远地看见乾坤殿正殿的灯依然亮着。难道瑾灏到现在都没有睡？她慢慢走进乾坤殿。

“谁？”感觉气场有变，易瑾灏猛然抬起头，手腕一用力，朱红色的御笔便像箭一般从手中飞出。

“啊！”倾城被一股很大的冲击力向后推去，嗯？不疼？她不禁睁眼一看，自己的衣服被刚刚飞出的御笔牢牢地钉在了树上。她伸手使劲儿地拔着笔，却怎么也拔不出。

乾坤殿的门缓缓地打开，“怎么是你？”易瑾灏皱眉。

“陛……陛下！”倾城看见那个明黄色的身影便神色大变。

“说！要不然我把你整个人都给钉在树上！”

“我……我想看看陛下睡了没有……”倾城低头小声地说道。

“看孤睡了没？”易瑾灏走近她，伸手轻轻地抚摸粗糙的树皮，“我看你是不老实！”

“啊！”倾城扭头看向他，到底要怎么解释……她想了一会儿，道：“陛下，奴婢其实是想来看看你要不要找皇后娘娘来陪……”

“你？”易瑾灏皱眉。

“啊！是您。呼——”倾城轻舒一口气，暗自擦汗。

“看来你真是玉蝶衣选进来的啊……这么为她着想，也难为你了。”易瑾灏轻拍她的肩。

“陛下能知道娘娘这么在意陛下就好。”倾城轻轻咬着唇低声地说道。

“你还真是大胆！”易瑾灏低沉着声音看着眼前的人。

“奴婢知罪！”倾城被他这么一说吓得一哆嗦，“陛下，您误会了，奴婢不是皇后娘娘的人。奴婢只是因为相貌普通，所以才被选来服侍陛下的。”

易瑾灏听了后缓缓地将倾城的脸抬起，仔细看了看，“还真是普通……可是……”他慢慢向她靠近，声音开始变得阴沉，“你一个刚进宫的宫女怎么会知道玉蝶衣是皇后娘娘的名讳？嗯？”

倾城看向满脸阴沉的瑾灏，“奴婢……奴婢听宫里的老嬷嬷讲的！”

他的脸色慢慢好转，“好了，你回去吧。”

“可是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倾城用眼神示意他，树上牢牢钉着的御笔。

易瑾灏一愣，随后莞尔一笑，将御笔拔出。

“奴……奴婢告退。”

他有些愣住，自己刚才是笑了吗？自从她离开，有多久没笑过了呢？易瑾灏摇摇头，转身走进乾坤殿。

还真是惊险呢……倾城轻轻地舒了口气，若是他知道了是自己，那该如何是好呢？唉——

第二日。

“奴婢替陛下更衣。”倾城颌首低声说着，心里却暗暗发着牢骚，都怪鸳鸯那几个坏丫头，把伺候瑾灏的事儿都让她来做，而她们倒偷得清闲。

“喂！”一旁的易瑾灏在她耳边大嚷，“孤的手都伸了老半天了！”

“啊？哦！”倾城回过神来，“陛下恕罪！”遂将龙袍递上。

易瑾灏皱了皱眉，“真是不合格的宫女……改天要拿培训你的老嬷嬷问罪。”

“啊！”

“淑妃娘娘到！”殿外，一声传报。

淑妃？岂不就是青儿？倾城的心开始紧张起来。

“陛下！”还没见人声音却已先到，随即一个美人跨进门槛，柳叶弯眉，薄粉微黛，眼波流转，衣裙娉婷。这是青儿吗？倾城不禁怀疑起来。眼前倾国倾城的美人丝毫看不出是以前那个天真烂漫的小丫头……

“青儿。”易瑾灏微笑着牵过青儿的手。她真的是青儿……在两只手接触到的那一刻，倾城的心儿就开始疼起来。

“你今天怎么来了？”易瑾灏侧着脸问青儿。

青儿嘟起小嘴，撒娇道：“陛下你都好几天不来宜安殿了，臣妾很挂念你啊……”

“是吗？”易瑾灏挑起眉，微笑地看着身边人。

“是啊！青儿难不成会骗你吗？”青儿越发地撒起娇来。

“当然不会。”易瑾灏将青儿拉到榻前，示意她坐下。

“陛……陛下，奴婢有些不舒服，先下去了……”倾城捂住绞痛的胸口，低低地说道。

易瑾灏皱眉，“你下去吧。”

“奴婢告退。”

“陛下，她是谁啊？我怎么没有见过？”看着倾城离去的身影，青儿侧着头问道。

“哦，她叫流苏，是新来的宫女。”易瑾灏淡淡地回答。

“呜——”刚跨出乾坤殿的门，眼泪便奔涌而出，倾城想要擦拭，怎奈却是越擦越多。

青儿……瑾灏……你们……靠在栏杆边，她微微地闭上眼，泪还是止不住地往下流。是命运的捉弄吗？我和瑾灏早在一开始就注定了不能够在一起，可为何还要让我们在人海之中相遇？在相遇之后还要爱上？世界上最痛苦的事不是不能和所爱的人在一起，而是在一起之后最终却要无奈地分开……

倾城，不要再想了，你和瑾灏是不可能的了。你进宫来是为了帮突然拿到解药，难道你忘了吗？“青儿，瑾灏，祝你们幸福……”

入夜，倾城悄悄地出了屋子。

解药会在哪里呢？太医院？乾坤殿？还是别的什么地方？她开始犯难了，都不知道放解药的地方，还怎么找啊……倾城在乾坤殿的内院里晃悠着，思考着藏解药的地方。

“流苏，今天儿这么晚出来还是为了想让皇后来侍寝吗？”头顶上方传来一个幽幽的声音。嗯？倾城紧张地抬头四顾寻找。“别找了，在这儿呢！”她循声望去，只见易瑾灏坐在乾坤殿的屋顶上，一双黑眸正犀利地盯着她。

“陛……陛下！”倾城心里想着，“完蛋了……”

易瑾灏纵身从屋顶上飞下，倾城身边一阵风儿拂过，他来到她身边，直直地盯着她，那样的目光使她有些发毛，倾城低下头。“你的行迹很可疑啊……”易瑾灏看着她玩味地说着。

“陛……陛下，奴婢只是睡不着，所以才出来走走……”

“哦？是吗？”易瑾灏靠近了她，嘴角翘起一丝弧度。

“呃，是是……”倾城的头低得更低了，她呆呆地看着自己的脚尖。

易瑾灏围着她转了一圈，用手轻轻摸了摸下巴，“你还真是奇怪啊……”

倾城心里紧张，他该不会发现什么了吧……

良久，易瑾灏收回打量的眼神，点了点头，道：“玉蝶衣还真是选对了人，你还真是普通啊！普通到钻到人群里就找不到了。”

倾城心中苦涩，只有这样，才会让你认不出我。

“喂，会喝酒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问你会喝酒不会。”

“不会……”

“那陪我喝酒吧。”

“啊？”不等她反应过来，易瑾灏就把她拉进了乾坤殿。

“陛下，奴婢真的不会喝酒！”倾城连忙摇手，想要拒绝。

但易瑾灏却狠狠地看向她，“最好不要违抗孤的旨意……”

“来！”易瑾灏从书桌下拿出一坛酒。倾城哑然，御书桌下面是放酒的吗？倾城无奈地接过酒坛，却也不喝，因为她真的不会喝酒啊！易瑾灏也不理会她，独自一人举起坛子喝了起来。

“瑾灏……”见易瑾灏如此喝酒，倾城心里有些不舍。“瑾灏，不要喝了，伤身体……这样喝酒，难道，你有什么心事吗？”看着他蹙着的眉，倾城多么想上前抚平，她不想看见他如此忧愁哀伤……

咕嘟咕嘟，三两坛下肚，易瑾灏的意识开始模糊了起来，醉醺醺地放下酒坛，他看向倾城，“喂！那个叫流苏的，怎么不喝？孤命令你喝！”

“是……”倾城举起酒坛，将酒灌下。浓烈的辛辣味充斥着鼻腔，沿着喉咙向下，直至胃部，一路灼烧的感觉。

“你……怎么哭了？”易瑾灏侧过头眯着眼看着倾城。

“奴婢……”倾城微微皱眉，可是内心的痛苦和哀伤却令眼泪一直往下流，并且一发不可收拾。

“其实……”易瑾灏看着手中的酒坛顿了顿，“我也很想哭……可是我是翊王……一般男子都不可轻易落泪，更何况我呢？”他微闭了双眼，“可是谁又知道我心中的痛苦呢？永远在思念中煎熬着……而那个人……”他猛然睁开眼，“她就这样离开了我，

没有一丝留恋。难道她从来就不曾爱过我吗？”他微微地叹了口气，“也许，她从一开始就没有爱过我吧……”

“瑾灏……”倾城泪眼婆娑地看着他，她宁愿痛苦的是自己。

“嗯？你……叫我什么？”易瑾灏用微醉的眼神看着她。

“啊……陛下，奴婢刚刚没有说话！”

“你……”易瑾灏缓缓地直起身来，晃晃悠悠地走近了倾城。“扑通！”在就快要到倾城面前时，他醉得倒在了地上。

倾城愣愣地看着倒在地上的易瑾灏，瑾灏……他，还爱我吗？她摇了摇头，不管怎么样，现在一切都不可能了……她将他扶到床上，替他盖好被子。倾城伏在他床前，静静地看着他，不禁伸出手，轻轻抚上了他的脸，低头，缓缓地印上他的唇，鼻息传来淡淡的酒气，一滴泪悄悄地落在了他的脸颊上。

“嗯？”易瑾灏支起身，头有些疼，他皱了皱眉，手不自觉地往脸上摸了摸，这是什麼？一种很特别的感觉……他环顾周围，没有人呀！可是，自己昨天到底是怎么睡着的呢？

“来人！更衣！”

鸞儿走进房中，柔声道：“陛下，奴婢来替您更衣。”

易瑾灏将手伸出，成“大”字形，他看了鸞儿一眼，漫不经心地问道：“那个叫流苏的呢？今早为什么不是她？”

“回陛下，流苏她身子有些不适，所以奴婢便来代替她为陛下更衣。”

“哦。”

下朝了，易瑾灏漫不经心地在乾坤殿的后花园散步。闻着香，他走到一棵桂树旁，轻轻地折下一段桂枝。淡淡的桂花香幽幽地萦绕过鼻尖，易瑾灏思绪飘渺。眼前又浮现柔柔的月光和着淡淡的桂香，宜安殿的后院里，两人相互依偎。“瑾灏，我爱你……”“倾城……”易瑾灏一脸黯然，“我还能再见到你吗？不是说你要云裳散的解药吗？我有，我有啊！无论你是想要救谁，萧突然也好，我都不会阻止，只要你来找我，我就一定会给你……”

水连廊上，一个藕色的倩影，静静地倚扶着栏杆，易瑾灏心中一惊，倾城吗？良久，他自嘲地笑了笑，呵呵，她怎么会在这里……他悄悄地走近水连廊。

倾城看着水中嬉戏的锦鲤，鼻子一阵酸胀，为什么自己要是宇国的公主？而他，为什么要是翊国的皇子？如果有来生，她甘愿做一条锦鲤！即便生命短暂，且一生也只能在水中度过，可也胜过她如今的境地。任思绪流淌，泪悄悄地滑落，“啪嗒。”滴落在汉白玉的栏杆上。

“喂！你这个大胆的宫女！胆敢欺君说你身体不适！”倾城被身后突如其来的男声吓了一跳。

“陛……陛下！”她连忙拭泪跪下。

“你……”易瑾灏看着她低下的脸，缓缓地蹲下，“你哭了？”

“没有……”倾城将脸别到一边。

“喂！你当孤是瞎子吗？”易瑾灏皱眉看她。还真把他当瞎子了……

“奴婢不敢……”

“起来吧。”易瑾灏侧着脸看她，“那你为什么哭？有谁欺负你了吗？”

“没有……”

“那是想家了吗？”

“不是……”

“我知道了！”他忽然作恍然大悟状，“一定是想你的情郎了，是吗？”

“想……情郎？”倾城抬头看向易瑾灏，他那双好看的黑眸正炯炯有神地看着她。

“是啊……”倾城淡淡地说，“被陛下说准了呢，奴婢还真是在想情郎……”

“那……你为什么还要进宫来？”

她看向远方，“被迫……”

易瑾灏欲言又止，看着她没有再说话。

“陛下还有事吩咐吗？若没有事，那奴婢告退了。”不等易瑾灏说话，倾城已走了他身边。

“嗯。”易瑾灏皱眉，“还真是个奇怪的人。”

“然儿，这些日子你到哪里了？”蒙面人厉声问道。

“徒儿和……倾城在一起。”萧奕突然低头。

“那她人呢？”蒙面人看向他。

“她……进翊皇宫了，说是要帮我找到解药。”

“哦？想不到她还是个重情重义的女子……”蒙面人沉思，低声自语，“也许……她真的可以帮你找回解药……”说着眼中竟闪过一丝阴狠。

“可是我不要！徒儿只是想她永远在我身边就好……为了她，徒儿甘愿放弃越国，放弃生命！”萧奕突然有些激动地说着，“师父，徒儿想去翊皇宫救倾城出来！”

“堂堂男儿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来？”蒙面人怒道，“然儿，你太令为师失望了！果真是红颜祸水！就像当年……”蒙面人看了萧奕突然一眼，突然停止了说话。

“师父，当年什么？”萧奕突然看见师父奇怪的神色追问道。

“没什么。”蒙面人似乎在掩饰着什么，转而又厉声朝萧奕然道，“你好好待在房里想想！”

“师父到底怎么了？似乎当年在他老人家身上发生了什么事……萧奕然看着蒙面人离去的背影想着，想来师父的身份也很是神秘，不知他是什么时候来到越国的，也不知他是什么时候进的越皇宫。只知道从自己记事起，他就是自己的师父了。萧奕然皱眉，师父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为何会对倾城有如此的偏见？”

他从胸前掏出那一小束头发，愣愣地看着。倾城，难道，我又要再一次地失去你

吗？他把头发缓缓地递到唇边，轻轻地吻了吻。闻着发上残余的清香，他闭上眼，在脑海中细细地描摹着倾城的模样……

翊皇宫。

乾坤殿后花园，倾城坐在湖边的石头上，看着水里的锦鲤。忽然，一只漂亮的玉色蝴蝶翩跹而至，轻盈地落在了她身边的粉色牡丹上。看着玉色蝴蝶，倾城微微地皱起眉，为何她进宫后的这段时间都没有在乾坤殿见过玉蝶衣？

忽然身边有了声响，她侧过头，看见玉色蝴蝶已被人擒入手中。

“奴婢参见陛下！”倾城起身慌张地行礼。

“起来吧。”易瑾灏逗弄着手中的蝴蝶说道。

“谢陛下。”

“啾。”易瑾灏将蝴蝶递给倾城，“送给你。”

“给我的？”倾城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他。

“嗯，你刚才不是一直看着它发呆吗？难道你不想要？”易瑾灏看着她挑起了眉。

“不是。”倾城看着手中的蝴蝶低低回道。

“陛下……”倾城犹豫，缓缓地问道：“奴婢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他折下身旁的粉色牡丹，将它拿在手中把玩。

“为何皇后娘娘从来不来乾坤殿？”

易瑾灏猛然看向她，紧紧地捏着手中的那朵牡丹。

见状，倾城赶忙下跪道：“陛下请恕罪！”

易瑾灏看着她许久，渐渐地抬起头，望向湖面，“因为我不许。”

“不许？”

“因为，我不爱她。”

倾城心中猛地一悸，愣愣地看着地面。易瑾灏又继续说着，“在我心里，她永远是我唯一的皇后！只有她才配……”

她？她是指谁？自己吗？还是……青儿？

“那……”倾城抬起头，看向他，“淑妃娘娘呢？”

“青儿？”易瑾灏微微一怔，垂下眼眸直直地看向倾城，“流苏，你不觉得身为宫女，你问得实在是太多了吗？”

倾城赶忙低下头，“是是，奴婢该死！还请陛下恕罪！”

“哼！”易瑾灏甩袖离开，只留下呆呆跪于地下的倾城。

感觉手心儿有些小动静，倾城轻轻地松开手，玉色蝴蝶便从她的手中翩跹地飞起来，一眨眼，就飞入了花丛中。

坐在书桌前的易瑾灏手捧着书，却是怎么也看不下去。怎么会……自己怎么会对一个宫女说这么多呢？他问着自己，微微皱眉，流苏身上总有让自己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
轻轻地触摸着手中的白玉耳环，细腻而冰冷的感觉从指间直至心头，让他觉得有些疼痛。你，就真的没有一点都没有喜欢过我吗？为何你要这么狠心？枉我对你付出如此真心，换来的又是什么呢？不过是你的背叛和羞辱罢了。

那日，天牢里，只要你说出二皇兄遇刺的原因，我就会相信你……无论你是真的也好还是编造的也罢……可是你为什么就是什么都不说？并且还和萧突然远走高飞……我的心在进天牢的那一瞬间崩塌，毁坏的牢门，你的余香，还有地上的这一只白玉耳环。

你知道心碎的感觉吗？就是这样，一瞬间支离破碎。明明心疼得要命，却不能流出一滴泪，你知道那是种什么感觉吗？白天，面对着满朝的文武大臣，我要假装精神，假装抖擞，假装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。可是一到晚上，夜深人静，脑海里还是会闪现出你的影子，那样挥之不去，整夜整夜地醉酒，却整夜整夜地想你，甚至，我将青儿当成了你……

“流苏啊！”鸳鸯大叫着倾城。

“嗯？什么事？”

“哦，是这样的，太后娘娘最近睡眠不好，陛下让我去抓点安睡的药。我现在腾不开手，你帮我去吧。”

“嗯嗯，好，这事包在我身上！”倾城拍拍胸脯道。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，她可以光明正大地去太医院找找解药。

出了乾坤殿，七绕八绕之后终于来到了太医院。

“胡太医。”倾城给面前的老头行了个礼，这个胡太医她是见过的，那时她受伤可就是胡太医给诊治的。

胡太医眯了眯眼打量了一下倾城，“你是……”

“奴婢名唤流苏，现侍奉陛下。”倾城微微颌首道。

“是流苏姑娘啊！不知姑娘来有何事？”一听是陛下身边的人，胡太医便恭敬了起来。

“哦，陛下让我来抓点儿安睡的药给太后娘娘。”

“原来是太后娘娘凤体违和啊！老夫这就抓药。”

“胡太医！”这时院外有人叫喊。

“何事？”胡太医问着冲进来的小太监。

“淑妃身子不爽，还请胡太医去看看。”

“可是老夫还有事啊！要不叫别的太医去吧。”胡太医面露难色。

“哎哟！谁不知道这宫中就您医术最高了！”小太监凑到他耳边，“胡太医，你想啊，现在谁最得宠？是淑妃啊！你要为你的前程着想啊！”

“这……”看得出，胡太医在犹豫。

青儿病了？倾城有些担心，没什么事吧？不过有胡太医在就应该没什么事，现在还是突然的解药要紧！“胡太医，这样吧，你告诉我是什么药，我来抓就是了，你就去忙你的吧。”

“这……好吧。枸杞三钱，天麻三钱，南星两钱，白附两钱，麝香半钱。”

“好，我记住了。”

待胡太医走后，倾城就开始到药柜前翻找解药。

首乌？灵芝？辰砂？覆盆子？冬虫夏草？怎么都是这些药材？她有些焦急。嗯？那是什么？守宫？倾城打开抽屉一看，差点没吓死，所谓守宫，就是晒干的壁虎。她最怕这些蛇啊虫啊壁虎之类的东西了。她几乎将太医院翻了个遍，也没找到可能会是解药的东西。她累得瘫坐在地上。

“什么人？”突然有人大叫。倾城立即从地上爬了起来。

那人走近倾城，“你是什么人？为何在太医院乱翻？”

原来是王太医，他也曾经给倾城诊治过。“我……”她一时紧张竟说不出话来。

“不说？我喊人了啊！”

“不要不要！”正在倾城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胡太医回来了。

“啊呀，王太医！这是怎么了？”胡太医看向两人。

“哦，胡太医啊，这个宫女在太医院的药柜里乱翻，样子很可疑！”

“哦，是这样的，这流苏姑娘来替太后娘娘抓药，我正巧有点事，就把药方告诉她让她自己抓。”

“这样啊……”王太医点点头。

“是是是……”倾城赔笑道。

“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流苏姑娘啊，你抓药怎么这么长时间啊？我出诊都回来了，你还没抓好。”胡太医疑惑地问道。

“啊啊……谁叫这太医院抽屉这么多！我怎么找得到呢！”

“难找吗？”胡太医走到药柜前，看了看，“你看，这枸杞，南星，白附，天麻还有麝香不都在这嘛！”他指了指胸前的位置。

“我……我又不是太医，我怎么知道啊！”

胡太医和王太医面面相觑。

“鸢儿，这是太后娘娘的药。”倾城将手中的药递给鸢儿。

“我的姑奶奶呀，你怎么这么慢？简直要了人的老命！要是耽误了太后娘娘的病，我就是有十个脑袋都不够砍的！”鸢儿向倾城抱怨着，指了指自己的脑袋。

“嗯？你们在这儿？”易瑾灏从乾坤殿出来。

“奴婢给陛下请安。”

“嗯，孤现在要去宜安殿一趟，你们随孤去吧。”

“陛下……奴婢要给太后娘娘送药……”鸢儿小声说道。

“唔……那就流苏和我一起去吧。”

倾城颌首道：“是，陛下。”

走到宜安殿前，倾城不禁停下脚步，看着“宜安殿”三个朱红色的大字有些愣怔。

易瑾灏回头看向她，“你怎么了？为何不进来？”

“啊？”倾城回过神，“是是，奴婢这就来。”

踏进宜安殿，一切都是那么熟悉，可是这些都已成了曾经……

“陛下……”娇滴滴的声音传来，一个粉色的身影出现在眼帘儿，青儿一下子扑倒在易瑾灏的怀里。

“青儿，不是身子不适，为何还起来？”易瑾灏上前搀扶住她，脸上露出不悦。

“可是来人是陛下啊！”青儿委屈地嘟嘟嘴，却依然娇弱地靠在易瑾灏坚实的怀中。

“来，坐。”易瑾灏小心翼翼地让她坐下。

看着两人，倾城紧紧地咬着唇，抑制着自己快要崩溃的情绪思绪乱飞。看来，他所说的那个“她”，就是青儿吧……是不是他从一开始就不曾爱过自己，而是青儿呢？很悲哀吧，抛下深爱自己的突然，一心想着的只有他，可到头来，他却心怀他人……

“怎么会不舒服呢？是不是吃坏了肚子？”易瑾灏关心地问着怀中的青儿。

青儿柳眉微皱，“臣妾也不知是怎么回事，只是今早一起来就觉得不舒服……”

“那要注意身体呀！”易瑾灏轻轻地拍了拍她的头。

又过了一阵，易瑾灏起身，“陛下要走了啊……”青儿嘟嘴儿。

“嗯，孤还有政务要办。”

“臣妾恭送陛下。”

“你好好休息吧。”

青儿露出甜甜的微笑，“好……”

回乾坤殿的路上，看着一路争奇斗艳姿态各异的花，易瑾灏默然。倾城，她最爱花了……青儿，爱她吗？不，原来自己一直在青儿身上寻找她的影子……

“流苏……”易瑾灏转头看向倾城，“你的嘴角怎么有血？”他看见她的嘴角渗出一丝鲜血，有些惊讶。

“嗯？哦，没事没事……”倾城回过神儿来，原来自己刚刚把嘴唇咬破了。一舔嘴角，一股腥气涌入鼻腔。

“真的没事？”易瑾灏凑近了些问。

倾城回过身，“没，没……没事……”

“流苏，你过来。”易瑾灏向她招招手。

“嗯？”

“孤问你，淑妃好看吗？”

“嗯……好看……若九天神女……”

“嗯……”他满意地点了点头，继续往前走。

倾城愣愣地站在原地，他，终究是爱她的是吗？

易瑾灏微笑着走着，他对流苏的回答很满意，因为，他的倾城比她还要好看！她是最好看的女子！她才是真正的九天神女！只可惜……嘴角边的微笑慢慢地消失，她离开

了他……为了另一个男子而离开了他……

第二日。

易瑾灏处理完政务，看见桌上有一碟甜点，他拿起一块尝了尝，“嗯！不错！青儿一定喜欢！流苏。”

“是，奴婢在……”

“把这个送去宜安殿。”

“是，陛下。”

倾城端着一碟甜点去了宜安殿。一路上，碟子里的桂花香不断地飘进她的鼻子里，她享受地嗅了嗅，“嗯……好香！”

“奴婢给淑妃娘娘请安。”倾城向青儿行了个礼。

“嗯，有什么事吗？”青儿慵懒地躺在榻上，玉手将一枚夜明珠般的葡萄轻轻放进嘴里。

“是陛下让奴婢给娘娘送糕点来的。”

“你叫流苏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嗯，起来吧，拿来我尝尝。”青儿轻轻地挥了挥手。

倾城将糕点放在青儿面前。青儿拿起一块放进嘴里，咀嚼了一番，突然神色大变，一挥袖，将倾城手上的糕点挥到了地上。

“娘娘！”倾城赶忙下跪。看着地上散落的糕点，倾城有些可惜。“娘娘，不好吃吗？”

青儿喘了口气儿，“很好吃，只是，桂花味……”

“桂花味有何不妥吗？”倾城不解地问着。

“桂花味……”青儿自言自语，好像没有听见倾城说话，“他还是把我当作她……我在他心里终究是她的替代品吗？”

“娘娘？”

“嗯？”青儿回过神，“流苏，今天的事不准说出去，要是陛下问起来，就回我觉得很好吃！”

“皇后娘娘到！”殿外，小太监扯着嗓子喊着，青儿一惊，赶紧下榻迎接。

“臣妾参见皇后娘娘。”

“哎哟！妹妹！你快起来啊！”玉蝶衣假意忙上前扶起青儿，“听说妹妹身子不爽，今天我特地来瞧瞧！”

“姐姐哪里的话，可让妹妹折寿了！”青儿挽着玉蝶衣的手赔笑道。

倾城细细打量着玉蝶衣，几月不见，她却是更加高贵动人了。看着两人如此寒暄，她不禁觉得这后宫的确如人们所传言的那样，尔虞我诈，一个个口蜜腹剑，表面上亲密

无间，暗地里却都各怀鬼胎！

“蓉儿。”玉蝶衣向贴身宫女招手，“妹妹，这可是千年的老山参茶呢！滋补养颜，趁热，赶紧喝了吧！”

“那谢谢姐姐了。”

玉蝶衣起身，蓉儿端着茶一步一步地走近青儿。倾城看着两人，隐约觉着不对劲儿，可却又说不上究竟哪里不对劲。在蓉儿快要走到榻前时，她整个身子向前一倾，滚烫的参茶就这样直直地朝青儿扑来。

“啊！”青儿闭上眼睛，却丝毫不感觉到灼烫的疼痛，她睁开眼，只见流苏挡在她面前。“流苏！”

“嘶……”倾城不禁倒吸一口凉气，只觉得背后一阵灼烫感。这样的疼痛似乎比上次的挨板子还要难以忍受……额头上的冷汗很快沁了出来，倾城脸色苍白。

“你这个臭丫头！叫你不小心！还好烫到的是个宫女，若是淑妃娘娘，你这小命算是不保了！”玉蝶衣狠狠点点蓉儿的头，她气啊！关键时候，怎么又出来个宫女……这回算便宜那个小贱人了！

“是是是！奴婢该死！请淑妃娘娘饶命！”

“算了，你也不是故意的……”青儿看了看倒在窗前的倾城，“来人啊！快宣太医！”青儿暗暗想着，哼，不是故意的？我看，巴不得想刚才烫伤的就是我吧！幸亏有那个流苏，要不然啊，我这张俊脸可是真毁了！那个流苏还真是忠心呢！

“流苏！流苏你怎么了？”看着流苏被人抬回来，阡榕和鸳鸯一起围了上来。

倾城咬牙，满头是汗，却是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“要不要告诉陛下，求他给你找个太医来？”阡榕看着床上虚弱的倾城担心地问道。

“不要！”倾城艰难地直起身，拉住正准备去找易瑾灏的阡榕，“我……我没事……”

倾城一个人躺在床上，独自忍受着背后的灼痛。虽然太医已经处理过伤口，但她一个宫女，太医能给她用什么好药呢？背后的灼痛如巨浪般袭来，她没有后悔。在滚烫的茶水泼向青儿的那一刻，她心里只想着不要让青儿受伤，便义无反顾地扑了上去。

“陛下，奴婢给您更衣。”阡榕举着龙袍柔声说道。

易瑾灏抬眼打量了她一眼，努努嘴，“流苏呢？”

“流苏她……”阡榕支吾，“她身体不舒服……”

“身体不舒服？”易瑾灏皱了皱眉，这个宫女麻烦事儿还真多。

“嗯……”阡榕的眼角沁出了泪滴。

“嗯？”易瑾灏看向阡榕，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陛下！”阡榕一下子跪在易瑾灏面前，“请陛下救救流苏吧！”

“救她？她怎么了？”易瑾灏的剑眉拧成了个“川”字。

阡榕哭着将昨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易瑾灏。“什么？竟有这等事！”他大袖一挥，“摆驾！”

第十七章 宫女流苏

倾城艰难地舔了舔干裂的唇，自昨天出事起，她便什么也吃不下，现在身子虚弱得很。忽然听见门口传来声响，以为是阡姘回来了，便道：“阡姘，帮我倒杯水吧，我好渴……”

水一会儿便送到了她面前，“谢谢……”倾城接过水。

听阡姘没有出声，她抬头看了看，“陛下！”手中的水杯瞬间掉在了地上。

“奴婢见过……”倾城支起身。

“别动！”易瑾灏连忙阻止，让她躺下，“让我看看。”他轻声说道。

“陛下……”

“别动。”

易瑾灏轻轻地拉开她后背的衣服，红色的水泡便突兀地出现在了眼前。那红色的水泡在雪白的背上尤显刺眼，易瑾灏不忍，缓缓伸手，轻轻碰触。

“嘶……”倾城倒抽一口凉气。

“疼吗？”他皱眉，脸上满是不舍。

转过头，倾城咬牙说道：“不疼，谢谢陛下关心。”她强忍住眼中的泪水，害怕自己在他面前哭出来。

易瑾灏起身，“这样美好的背上若留下什么疤痕，那也太可惜了。你放心，孤会为你找最好的太医，用最好的药！”

第二日，胡太医果真就来了。

“流苏姑娘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前几日见你还好好的。”胡太医为倾城诊治时，惋惜地说道，“不过，你还真是幸运，陛下居然让老夫给姑娘用只有皇室才可以使用的膏药，此膏药是用天山雪莲和雪狐的血以及多种名贵药材制成的，药效可是绝对的好！用